

毕淑敏
Shumin

自选集·
生命卷

毕
淑敏
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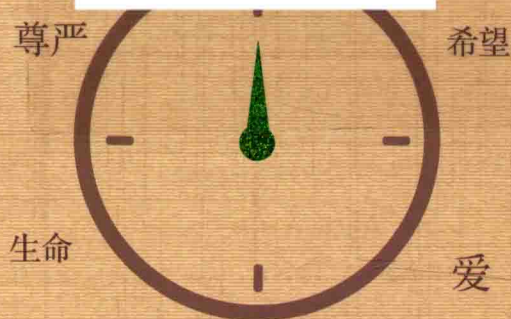
预约

Preparing for Death

死 亡

☐ || |

精神力量



认知死亡

毕
淑敏

著

精神力量

尊严

希望

生命

爱

认知死亡



毕淑敏
自选集·生命卷

预约 死亡

Preparing
For
Death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预约死亡 / 毕淑敏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6.7
(毕淑敏自选集·生命卷)
ISBN 978-7-5125-0861-3

I. ①预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0071 号

毕淑敏自选集·生命卷

作 者 毕淑敏
总 策 划 葛宏峰
责任编辑 潘建农 宋亚晖
统筹监制 李 莉
策划编辑 孟卓晨
美术编辑 秦 宇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60 印张 821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861-3
定 价 135.00 元 (全三册)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 //www.sinoread.com

总序

写作多年，积攒下若干文字。上世纪90年代，有出版社找到我，说是预备给我出套文集。我听后心情有些激动，先是高兴马上又觉得自己不配。

文集出了，销得还不错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书市，我去签名售书。文集共4本，卖80多块钱。读者们排着长长的队伍，缓缓走向我。我埋头签书，心里充满了不忍。我想，80多块钱，要是用来买成肉，快合半扇猪了！（那时物价便宜，一斤肉才几块钱。）人家把吃肉的钱省下来，买我的书，多大的信任啊！一斤肉吃到肚里，肯定会让人长力气壮身体（那时的人没有那么多“三高”超标，视吃肉为上等的好事情）。扪心自问，我的书带给人的帮助，能抵得过十几斤肉吗？

心中惶恐。从那一瞬，我暗下决心，这辈子，不写则已，如果写，就一定要说真话，要认真负责对待笔下的每一个字。力争做到对得起读者为了购买我的书，付出的买肉钱。

购书的代价是两方面的。首先要付出金钱，读者的钱是哪里来的呢？是他的劳动换来的。所以，买书这件事，说到底，是用作者的劳动换读者的劳动。市场上，如果人们买了变质的食品或是伪劣产品，可以要求退换货或是保修。但是，读者买了一本书，如果没有缺页错页，基本上

不能把书退还书店或是作者。也就是说，写书卖书的人，只对书的装订质量负责，至于内容，你买了书，就自认是全盘接受，售出后概不负责。我觉得这近似霸王条款。或者往好里说，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极大的信任。一个作者，万不可亵渎了这份信任，唯有竭尽全力诚惶诚恐地为自己的产品负责，才能对得起读者这一份近乎无条件的接纳。

读者付出的第二种代价，是他或她的时间。时间其实是无价的，是用来构成生命的金色颗粒。读者把如此宝贵的东西，消耗在阅读我所写的文字之中，我无以回报，只能将我的思考和表达，千锤百炼力求尽善尽美。我不敢保证它们完全正确，但我应该保证它们具备发自内心的诚挚。否则，就是暴殄了人与人之间的信赖，就是对他人的轻慢和敷衍。

从那时到现在，又过去了20多年。作品积攒得比过去多了，心态已悄然变得平和。感谢编辑们的热忱和信任，我能有机会出一套自选集，十分高兴。

它们大致分为三部分。一部分是和幸福有关，一部分是和心理有关，还有一部分和旅游与我在西藏的岁月有关。

这是我在不同时期写下的文字，打着我的年龄的烙印。年龄的增长从未让我气馁，只是帮助我理解了不同时期的美好。

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株植物，把青年时期比作嫩绿，我35岁时才开始写作，实在要算在苍绿时段才进入别人的早春，接下来是无以抵挡的墨绿与苍黄……现在，干脆成了深秋时节银杏叶般的暗金。我已进入老年，步伐放缓，心头肃静。我知道生命还会继续变化，从草黄变成铅铁般的灰黑；再然后，哦，就该是土壤的褐赭色了；再再然后，大约就无色透明了。

祈愿我的文字带着我的暖意和祝福，飞抵你的掌心。

毕淑敏

2016年6月1日

文学界的白衣天使

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、狂姐、原水爆或者荷兰豆，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。

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，这名字普通得如——对不起——任何一个街道妇女。

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，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的好（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了，王蒙大悦焉），她的开始写作源于她父亲的建议，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母亲的教导。为了写作，她在完成了医学学业以后，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“优”的成绩毕业，继而读研究生，获得了硕士学位（有几个作家老老实实地这样学过文学）。再说，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，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……

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。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、牢骚满腹、刺儿头反骨、不敬父母（而且还要审父）、不服师长、不屑学业、嘲笑文凭、突破颠覆、艰深费解、与世难谐、大话爆破、呻吟颤抖，充满了智慧的痛苦、

天才的孤独、哲人的憔悴、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安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——怪物。

毕淑敏则不是这样。她太正常、太良善，甚至是太听话了。即使做了小说，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，普度众生的宏愿，苦口婆心的耐性，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。她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、热情和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，集道德、文学和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、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……

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、善意、祥和、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。即使她写了像《昆仑殇》这样严峻的、撼人心魄的事件，她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。善意与冷静，像孪生姐妹一样时刻跟随着毕淑敏的笔端。唯其冷静才能公正，唯其公正才能好心，唯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，自己才有希望，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。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，但至少无愧于心，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。她正视死亡与血污，下笔常常令人战栗，如《紫色人形》《预约死亡》，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，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、爱下去、工作下去。她宁愿忏悔“我”的多疑与戒备太过，歌颂普通人（《翻浆》），而与泛恶论的诅咒与煽动迥异其趣。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。

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，好医生，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。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，医生的身份与心术，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，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、别有特色的、新谐与健康因子。

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，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。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，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，他们太痛苦了，他们因痛苦而愈发伟大了。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，

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，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。有病人也有医生，这才是世界，这才有各种写不完的故事。

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。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，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，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，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。当然，我宁愿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，我也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良药，真对不起。

王蒙

目 录

总序（毕淑敏）.....1

文学界的白衣天使（王蒙）.....3

生生不已.....001

预约死亡.....047

教授的戒指.....109

最后一支西地兰.....134

看家护院.....188

紫花布幔.....220

生生不已

厄运就蕴藏在那块鸽血红的酱豆腐里。

在那块酱豆腐之前，乔先竹一直以为女儿姜小甜是个能吃能睡的好孩子。

悲哀是从中午12点15分降临的。乔先竹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，好像那是原子弹爆炸的时间。

12点钟下班，1点钟上班，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。工人是没有资格睡午觉的，那是有身份的人的事。乔先竹要骑车赶回家去给上学的女儿做饭。

说是做饭，其实剔除了路上的时间，所余的工夫就很有限了。手笨的女人做不出来，只够把早上的剩饭热热给孩子吃。不过乔先竹手巧。

12点整的时候，工厂的大铁门像个忧郁的老人，难得地咧开嘴一笑。女工们倚着铁栅栏冲了出来，好像越狱一般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一分钟都是自己的。

当男工们最后一颗米粒滑过粗粝的喉结，准备打牌时，乔先竹正骑到了一家小杂货店的门前。

她该一股脑儿过去，那样一切都不会发生，可是她今天骑得格外的快，比平日到家的时间要早，就有足够的闲情逸致打量了周围的景色。

正是春天，小镇像一匹肮脏而又生意盎然的毛驴，到处都飘浮着令人想打喷嚏的气味。

千不该万不该，乔先竹不该瞄了一眼杂货店门前的小黑板。

小黑板实际是扯下来的一块多边形三合板，又抹了层墨汁。歪歪斜斜地写着：新到臭豆腐、酱豆腐。结尾是三个炸弹似的大惊叹号。

粉笔字的色彩很鲜艳，石灰颗粒毛茸茸地粘在粗糙的木纹上。

乔先竹下了车，没上锁就进了小店，她的车很破烂，而且她马上就会出来。

小店里很黑，刚进来的人看不清，早潜进的人则洞若观火，“买什么呀？”有人问，声音喑哑得如同被人踩裂了的老竹子。卖货的本是一个爽脆的小姑娘。

一位老女人的轮廓从酱油瓶子的背景上凸了出来，是邻居司徒大妈，乔先竹不想碰上她，老太太的车轱辘话，会耽误了孩子的饭。

“给小甜买块酱豆腐，就疙瘩汤吃。”乔先竹说着，把破书包里的饭盒掏了出来。饭盒盖刚着了书包带上缠着的旧玻璃丝，翘起了一个角，一股白气像狐仙似的冒了出来，灼痛了她的手。

厂子里中午管蒸饭，工人们就蒸一大盒子，留着晚上回家再吃，给自家省点薪火。

乔先竹故意不看司徒大妈。一交换眼神，老太太的话就更没边没沿了。敢情她退休了，巴不得有人跟她聊天。乔先竹得让孩子一回到

家就能看到香喷喷的一大锅疙瘩汤。

她对给司徒大妈包完了碱面的售货员说：“我先看看颜色红不红。不新鲜我可不要。”

“新鲜！像鸽子血那么红！姑娘，给我们拣两块卧在下头的。”司徒大妈一点都不计较乔先竹的怠慢，像吩咐自家闺女一般，指挥售货员。

小姑娘想不买账，又一想好歹也算个主顾，就先不忙着招呼刚进来的那位上了年纪的男人，把酱豆腐坛子揭了盖。

一股好闻的酱菜味涌进鼻子。乔先竹吹了吹手指，饭盒盖烫着她。事情到了这会儿，不管酱豆腐是不是鸽血红，她都得买了。

“先买一块吧。现吃现买好。”乔先竹说，然后盘算着怎么用手托着饭盒盖骑车回家。

“多来点汤。”司徒大妈很权威地指示着。

“哟！就一块酱豆腐还想多要汤！都这么着，我这酱菜坛子还不得成了上甘岭。您就将就点吧。”小姑娘麻利地把一块酱豆腐夹到了乔先竹的饭盒盖上。

“那就再来两块吧。”乔先竹说。一是她看着酱豆腐不黑不燥，二是她不愿司徒大妈为了自己受这番抢白。

“别呀！吃多少买多少，要不，皱了。”司徒大妈设身处地地说。

“我家小甜可能吃了。要是敞开来吃，一顿能吃两块酱豆腐。”

“哟！那还不得变了鼯鼠。”司徒大妈吃惊得假牙差点没掉下来。

“老鼠吃多了盐，才变鼯鼠呢。”乔先竹不高兴了。

“嗨！我也是老糊涂了。可小甜一个女孩家，怎么就能吃那么咸的东西呢？不咳嗽哟？不上火哟？”司徒大妈把昏花的老眼睁得很大。她越老越爱表现惊奇。

“可她一顿还喝一大锅疙瘩汤呢。”乔先竹一面为小甜辩解着，一面也觉得这确实是个怪事。

“喝多少？一大锅？你们家的那口双耳大铁锅？”司徒大妈在街道管点事，家家根底她像克格勃一样清楚。

“是啊。我们家就那么一口锅。”乔先竹不知为什么，心里有些发慌。

“你中午就那么屁大点的时间，哪做得出恁大一锅汤！”司徒大妈见多识广地不相信。

“两大暖瓶开水都是早上现烧的，到了晌午没有一百度也有九十度。下锅就开。舀一勺子猪油香香嘴，择两把菜叶子丢下水。这边就紧着摸一双筷子搅疙瘩，稀稠也顾不得调了，拔拉进锅就是了。八九岁的孩子不知道个好赖，啥也不挑。小甜刚到家我就得走，等晚上我回家来，锅像被小叭狗舔了一样净。”

时间已经不够耽误的了，可乔先竹还想说点什么。

“这么吃，小甜可得胖。”司徒大妈很严肃地说。

“不胖啊。还一个劲地掉秤呢！”

“多给吃点好的。正是长个的时候，光给喝疙瘩汤可怎么行呢？吃肉！吃鱼！吃……”司徒大妈瘪瘪嘴。

“小甜不吃。只是喝汤喝水……”

“那还不得水肿？”

“倒还不错，都尿出去了。上课的时候，老是举手说上厕所。说撒尿老师就不让去了，你课间休息的时间干什么去了？就得说是拉屎。她还为此得了一个外号叫作屎包子。前几天领着她上公园，公共汽车上就说要上厕所，她爸爸说这得忍着。马上就到了，就到了。小甜刚开始还听说，后来小脸憋得通红，绞着腿说，我就要尿裤子了。没法子，只有马上下车，后来重新上车，另买一回票。尿完了，就又要喝。见了卖茶水的就走不动步了。就是那种一毛钱一杯的摊儿。她说渴，我给她一块钱，说喝完了，再买根冰棍吃。她又蹦又跳地走了。一会儿回来了。我说冰棍这么快就吃完了，留神拉肚子。她说根

本就没买冰棍，全喝了水了。我就去找卖水的老头，说你们可不能欺负小孩。那老头正往杯子里续水，说不定是谁欺负谁呢！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能喝的孩子，把我这一溜杯子里的凉白开都喝完了，我没有找你们多要钱，就不错了。”

那个后来的男人在暗影里走动起来。

“哎！我说你们到底是还要几块酱豆腐啊？”小姑娘叫起来。她怕那个男顾客走了。

“还要……”

没等乔先竹说完，那个苍老的男人打断了她的话，“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”他目光如炬地问。

乔先竹吓了一跳，她一直背对着门，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时间进来的。

“实话。肯定是实话！他们两口子那可是老实人！”司徒大妈忙不迭地为乔先竹一家作证。

“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？”男人问。

“哪种情况？”乔先竹莫名其妙。在弥漫着酱气的紫色的暗淡中，那男人的牙齿白得像一道闪电。

“就是你的女儿，好像是叫小天……”

“不是小天，是小甜。”乔先竹不能容忍把女儿的名字念错。

“这并不重要。就算是叫小甜吧。”男人不耐烦地挥挥手。

“这有什么呢？小孩子正长个，能吃能喝，将来保准是个傻大个。女孩子太高了也不好，不易找对象。男孩总得比女孩高吧？”乔先竹不喜欢这个严峻的男人，可她非得跟他说这些话。她觉得有一种危险正从那个男人的花白头发上飞翔过来。

“我问你的是时间。”那个男人严厉地重复。

“好像有两个月的工夫了吧？不对，有小半年了吧？”乔先竹求援地看了看司徒大妈，明知老太太什么也不明白。

她突然生起自己的气来了。他是什么人？凭什么拦住自己，在这里没完没了地盘问人？疙瘩汤快做不成了！为什么要跟他啰唆！乔先竹转身要走。

“我是医生。您的孩子得了病，很重。你可以到这儿来找我。”苍老的男人告诉了乔先竹一家医院的地址，这在附近要算条件最好的了。

“尽快带她来。我姓袁。”男人说。

那块鸽血红的酱豆腐砸在地上。

“他瞎说！没事找事！吃饱了撑的！”老姜说。

乔先竹是在家属区以外的路上拦住丈夫的。小甜已经回家了，饿得不行，妈妈就让她先吃了。乔先竹隐忍了一个下午，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一切告诉老姜。不能在家里说，小甜什么都懂了。

“谁？”乔先竹一时没回过味来。

“就是那个姓袁的大夫。我最看不惯那些穿白大褂的，恨不得把所有的人都打成病号，这样就显出他们的能耐来了。他说你有病，你就真的开始喘了？没那个！甭信邪！”老姜刚下班，汗里都是机油味，肚子饿得像是一个空牛皮纸口袋，吃不上饭，先被塞进一个坏消息，他本能地把它吐出来。

乔先竹安心了。开始恨那个搅得她一下午都不得安宁的袁老头。

夫妻俩高高兴兴携手回家。

这是工厂的宿舍区。解放以前是旧厂房，屋顶是斜坡的“人”字形。现如今住了人，怕一家一户的太宽敞了，就在“人”字的正中打了一堵墙，成了“个”字，能填进加倍的人。

姜家就住在最深处的半个“个”字里。

两人突然停了步，就像被人用铜锤灌了顶。

在幽深的“个”字前头，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。一个孩子正仰头含着水管吞咽。口角溢出的水，灌满了耳朵眼，又无声无息地涌进脖领子，小褂子的前后襟都润透了。

“为啥喝生水！”老姜大喝一声。

那像青葱一样细溜溜的孩子吓得一闭嘴，水流溅得满脸开花，几绺软稀的额发像京戏青衣的头饰，苦难地贴在眼角。

“我渴。”女孩说。她就是小甜。

“我给你晾了白开水呀。”乔先竹心疼地说。

“喝了。不够。”

“那咱家也有水管子，干吗非跑这么远，来喝这一口凉水呢！”
乔先竹把孩子揽在怀里。

“我喝得多，给家里省点水费。”小甜伸出猫似的舌头，把嘴边汗毛上的水珠舔进嗓子眼。

老姜阴沉地看着她们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“妈妈，我饿！”小甜说。

“为什么不给她做饭？”老姜恶狠狠看着精光的双耳铁锅，咆哮道。

“妈做了，是我吃完了，把锅又涮净了。”小甜忙着为妈妈择清。

乔先竹知道袁大夫说的是真的了。

老姜走过去，粗暴地扯过女儿，一寸寸地在她的身上摁，好像女孩是一个瘪了的乒乓球。

“疼吗？疼吗？”他不停地问。

“不疼。”小甜说，她已经感觉到脑仁里有一团像蚯蚓似的难受，可是她不说。爸爸妈妈这会儿的脸色都不好，别给他们添乱了。

“都不疼，你没完没了地吃呀喝呀的，成心给老子添堵啊？”没想到爸爸更恼怒了。

也许她应该告诉他们说自己好累好累，那样爸爸就不会这样生气了。小甜想。

“以后不许你再说渴再说饿！听见了没有？”

“听见了！”小甜转身就跑。

“干什么去？”老姜愈发怒火冲天。

“上厕所去。尿。”小甜急得直跺脚。

老姜死死地拽住女孩，颤颤抖抖地说：“好孩子，你告诉爸爸妈妈，说你没病，说你没病啊！”

他拼命地摇着女孩，好像她是一瓶混合不匀的饮料。

“我没病啊！”小甜非常肯定地说。

乔先竹掰开丈夫的手，说：“甭管出了什么事，先让孩子撒尿去吧。”

夫妻两个面面相觑。他们注视着女儿，觉得那是一个陌生人。一种奇怪的病嵌入了他们的孩子，从此他们要和一个不认识的东西相处了。

乔先竹机械地端起盆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做饭。”

“也不看看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做饭！”男人吼道。

“什么时候也得做饭哪！就是咱们俩不吃，孩子也还要吃。”乔先竹木木地说。

“不吃！不吃！还没有查出是什么病，这会儿把好东西吃进去，补不了身子，光补了病。饿着她！”老姜说。

“你那叫个什么理？兴许这个病不要紧呢？不要病倒没什么，人先给饿死了。”乔先竹强打起精神。她本想从丈夫那里得到点力量，没想到男人比她还先没了主张。

“吃点什么？”老姜突然觉得肚子极其地饿，想大吃一顿山珍海味。有钱人为什么啥事都不怕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吃得好。勇气是蕴藏在食物里面的。

“吃疙瘩汤吧。孩子没吃够。”

乔先竹舀了面接水，毫无知觉地抖着面盆。要不买酱豆腐就好了……要不碰见那个姓袁的大夫就好了……这个孩子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呢……